

殘秋，冷風鑽進我的肺腑裏。機場門口風異常地大。

這是第二次出差了，我坐在候機區，僵硬地滑著手機，候機區稀稀落落地坐著一些人，大家大多面無表情，滑著手機或閉目養神。坐長途車實在是累人，以致於下了車這般之肩膀還是醉得很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的飛機來了，我起身裏了裏我的衛衣，徑直走向登記處，手裏的行李箱好像更重了一點。

「嗨！」一把沉穩的聲音傳達到了我的耳朵裏。我怔了一下，回頭一看，一個西裝革履，梳著大背頭的年輕男子站在我面前，我打量了他幾眼，腦海裏突然浮現出大學時期生活的點點滴滴。

原來是炎峰，他的樣子太好認了。

「好久沒見啊！」他快步走上來，離近點之後我發覺他身上噴著一種很奇怪的香水氣味，這仿佛在極力告訴我，它和這個年紀的人有多麼不相看。我笑了笑，「對啊，也有差不多兩三年了吧。」他迅速地糾正我，「不，四年了。」

我們一邊聊著，一邊就要登機了，這時我們二人驚訝的發現，我們的位置是相鄰的。我相視一笑。「剛好可以聊聊天。」他說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我在靠窗邊的 36A 座位坐下，他也在我旁邊坐下來。我笑問道：「怎麼，你也坐經濟艙嗎？」他苦笑了一下沒說什麼。

我發現他眉宇之間藏著什麼東西，以至於把當年睡在我下鋪那個輕浮的少年變成現在這樣沉穩的人。

「其實一開始看，我還懷疑那個是不是你」然後我看了一下那個行李箱才發現是你。」

我笑了一下，因為我的行李箱確實從大學用到現在了。

「你的樣子有點變了。」

「變帥了嗎？」我開玩笑道。炎峰也笑了笑，用手摸了一下鼻子。

我發現他的二郎腿繞的有一種也故的味道。我發現他的皮鞋擦得油光晶亮的。

「你大學畢業之後，都干了些什麼？怎麼，沒和我聯繫了？」

「有事做嘛，自然就那什麼了…」我低頭把手機設為了飛航模式。

前後排的座位被人填滿了，飛機也準備起飛了。

「我們在同一個寢室待了兩年吧？第三年就換了。」

「好像是吧。」他說。

我開始和他聊起從前大學的生活。

這時我發現，炎峰好像對以前的某些片段有些遺忘。

若能加插回憶，簡單交代兩者關係，及從前的情感，相信更能顯出別有一番感受！

我又聞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煙味。

「我畢業後其實還行吧？」他突然冒出這一句話來，他轉頭看了看我，把二郎腿放了下來。「有了一點麻煩，但是幸好都算解決了把？」他皺了皺眉頭，我敢賭要不是在飛機上，就要拿出一盒香煙抽起來了。

「大家都會有不順利的時候。」我喝了一口水，看了看窗外。漆黑得夜中有一顆顆極小的閃爍的星。

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，這種安靜仿佛讓我們身在百米高空更讓人驚恐。

「你有女朋友了吧？」我打破沉默。

「沒脫單呢。」他苦笑道。

又沉默了一會兒，他突然熟練地掏給我一張名片。

我看了看他的公司，是一家很普通的公司。於是我也掏出一張卡片給他。

「有空聯絡。」我淡淡道。

我感到我們又回到了一層什麼東西，或許是生活給了我們更多的歷練，以至於我們對過去的回憶反而多了幾分冷淡。故人仍是故人，但卻不是記憶中那個故人了。

殘秋，我們依然沉跌在萬米高空上。